

## 第四天早晨

□杨希清



天刚蒙蒙亮,她来到大街上,抡起扫帚,卖力气地扫起来。晚秋时节,天有点凉,树叶落了很多,打扫起来不容易。她猫着腰,两眼专注看着地面,扫地哗哗的声响听得清清楚楚,不放过一个角落,不落下一片树叶、一点果皮纸屑。她就是环卫工莫嫂。当太阳升起的时候,大街上行人和车辆多起来,看不到莫嫂的身影了。

年复一年,莫嫂干环卫工作二十多年了。卫生区几经变换,不论是哪儿,她都会倾心尽力地打扫,从不含糊。每年卫生评比中总是名列前茅,获得领导的好评,被评为最美环卫工。有人看不起她,说风凉话,整天和扫帚、垃圾打交道,工资又低。莫嫂从来不怎么认为,她认为一个城市的整洁容貌,包含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。想到此,莫嫂就有一种自豪感,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工作。她常说,环卫工能让城市干净,是我高兴的事。

可是最近,莫嫂负责的卫生区总出问题,领导对她产生了不好的看法。莫嫂呢,想不明白为啥发生这样的事。

一天早晨,莫嫂天不亮就起床,穿好工作服,带上打扫工具,来到卫生区,开始打扫,街道上,边边角角,清理很到位。打扫完回到家,还没有脱掉工作服,局长就打来电话,有人举报她应付差事,街上有碎纸等杂物。她回局长话,刚扫干净,不应该啊。回到卫生区一看,可不是,有一块地面上有碎纸等,想不出是咋回事,二话不说打扫起来。

太阳升起来了,街上行人多了。上了年岁的老人们缓步走着,偶尔伸伸胳膊踢踢腿;年轻的人们多数跑步,有的头上冒着汗;还有在路边空场上打太极拳的,练嗓子唱歌的。一个熟人问莫嫂今天怎么晚了。她说夜间闹肚子没有睡好觉,天快亮了却睡着了。她快速扫着,心里忐忑不安,自责着,我这工作是咋干的?让大家

咋看自己呢?越想越感觉配不上最美环卫工的称号。莫嫂真想和来往的人们道一声对不起。但不敢抬头看人们,只想在短时间内清扫干净卫生区,不能让让人们走在肮脏的路上,给自己的工作打折扣。

莫嫂扫完这段路,浑身冒汗了,舒了口气。便给局长打电话,说是我工作疏忽,没有尽到责任,以后保证不会出这样的问题。局长说,我对你的工作一直放心,相信你不会偷奸取巧。

第二天早晨,局长说又接到电话,反映的问题和前天一样。莫嫂走到卫生区的时候,局长也到了,路上果然不干净。局长火了,批评莫嫂连续出问题,拿工作

当儿戏。莫嫂也不争辩,猫腰就扫起来。莫嫂回到家感觉很委屈,那些地方本来扫干净了,哪来的碎纸?弄得自己受累,还挨领导批评。丈夫问她咋回事,她把情况告诉丈夫,丈夫说你和局长解释啊。她说局长信吗?

这件事,丈夫倒是往心里去了。第三天早晨,莫嫂打扫完卫生区回到家。丈夫却不在家,去厨房看看,饭菜都做好了。她正想洗漱,手机屏闪了一下,收到一个视频,视频里一个中年妇女正往街上扔碎纸,正是莫嫂的卫生区域。莫嫂仔细一看,是她?为啥这么做?

局长又接到举报电话,和前两天一

样。气呼呼地正要给莫嫂打电话,非狠狠批评她不可,甚至想上班后发通报,取消她的最美环卫工称号。突然来了一个视频,打开一看,鼻子气歪了。拨通了她的电话大声问,全嫂,你为什么这样做?全嫂哭了,委屈地说,我的卫生区和莫嫂挨着,明显不好打扫,挨累落不出好。局长批评她,胡闹,恶作剧,快去给莫嫂道歉!全嫂心想,道歉没门儿。全嫂认为平日里莫嫂爱出风头,总是受到表扬,年底还有奖金。全嫂怀疑莫嫂给局长送了礼,想不明白局长为啥总黑着自己,最终把原因归到莫嫂身上。

第四天早晨莫嫂起得更早,打扫完自己的卫生区,来帮全嫂打扫,亲切地说,妹子,以后咱俩的卫生区分不了,一起扫。全嫂脸通红,问,你不记恨我?不怪我?莫嫂说,咱俩是好姐妹,有人看不起咱们,但不能自己作贱自己,是不?她捂着脸,向莫嫂承认了错误,骂自己不是人。

局长来到大街上。昨天开了一天会,一直惦记着早上发生的事,想调解她俩的矛盾,安慰莫嫂。见莫嫂和全嫂有说有笑一起干活儿,心里明白了一切,很高兴,转身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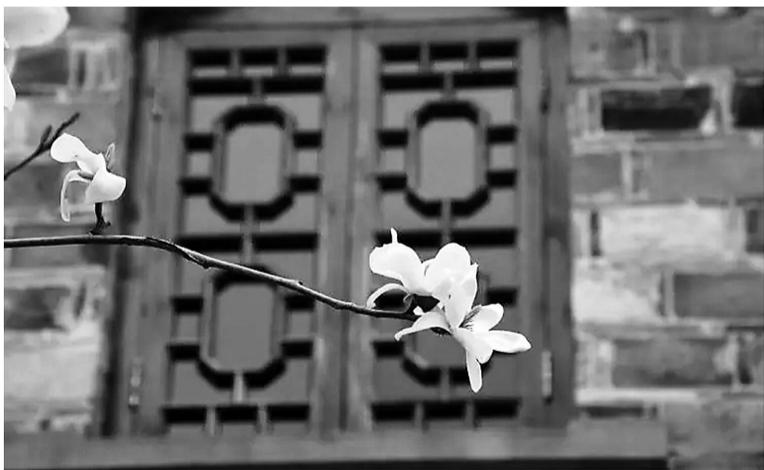
她俩打扫完卫生,在卫生区自拍了一张合影,俩人肩并肩,手拉手,像亲姐妹俩,欣慰地笑。

### 杨希清

唐山滦南人,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。作品发表于《中国乡村》《当代小小说》《唐山文学》等刊物,部分作品获奖。

## 底板儿

□杜向军



半夜里俺的胸口被俺爹打了一拳,钻心地疼,把俺从睡梦里惊醒。

“爹,你为啥打俺?”

俺爹转过头看了看墙角的供桌,“爹,供桌是老板让俺做的。俺知道,这制作供桌的手艺是偷来的,俺现在能指着这门手艺养活一家子人啊。”

俺小时候读书不行,初中毕业就到镇上的家具厂打工,老板在明清家具制作行当是老大,是进故宫修理皇家木器的大师。俺从心底崇拜他,下班了俺也不回家,在厂子里精心地侍候老板。老板也喜欢俺这机灵劲,把俺收作徒弟,老板成了师傅,俺成了徒弟。师傅手把手地交给俺做活,说俺有了手艺,就有了吃饭的底板儿。师傅怕教会徒弟,饿死师傅,他那一套在故宫里临摹下来的供桌图纸,始终不肯让俺看。

俺学艺五年头上,师傅去故宫的时候,走得匆忙忘了把他的柜子锁上,俺也是不经意间看见了图纸,趁着师傅不在,用硬杂木做出了一套全尺寸的供桌。师傅回来看到供桌,说俺是偷艺,整整骂了俺3天,把俺做错的地方都用红漆做上了记号,让俺拆了做、做了拆。再后来,师傅让俺用名贵的红木照着图纸,完完整整地雕琢了一套供桌,被香港大老板高价收走。师傅说俺是偷手艺的贼,可师傅却开始让俺专门琢磨图纸上的家具制作,还给俺涨了工钱。

这一夜,俺爹没再打俺。

第二天半夜里,俺爹又在俺胸口狠狠地打了一拳,钻心地疼,把俺从睡梦里惊醒。

“爹,你为啥打俺?”

俺爹转过头还是望了望墙角的供

桌,“爹,俺是完全全照着图纸做的,一点都没有马虎,俺也没有瞒着师傅干过私活。”

自打俺成了厂里的小师傅,俺们厂的产品被各地的大老板高价收购,还送来图纸让俺们给定做。俺师傅可是管得严,现代的工艺是一点都不能用,完全按照老图谱的要求精心制作。上次北京顾客定的明式圈椅,开榫的时候尺寸没把握好,组装时,我偷偷用了点胶水,让师傅发现了,师傅罚俺5天不做工,让俺记住一定要靠手艺吃饭,绝对不能哄弄,踏踏实实是做事的底线,更是做人的底板儿。

俺的手艺越来越好,外面的大老板要高薪挖走俺,俺可没做对不起师傅的事,手艺是师傅教的,饭碗是师傅赏的,俺一心在厂里老老实实做工。南方的老板找到俺,让俺下班后到他那给“指导指导”,使劲往俺兜里塞红包,俺知道那是干私活,一次都没去过,没做过对不起师傅的事。

这一夜,俺爹没再打俺。

第三天夜里,俺的胸口又是钻心地疼,俺爹又狠狠地打了俺一拳,把俺从睡梦里惊醒。

“爹,你为啥打俺?”

这回俺爹坐到了墙角的供桌上,“爹,这供桌是海外老板定的,原材料是人家送来的,俺可没有偷梁换柱。”

俺们接带料加工的活,客人提供的图纸要么是故宫临摹的,要么是老图谱书上的,选料都是紫檀、黄花梨等名贵木材,师傅带着俺们都要仔仔细细地检查,出了差错可是赔不起。

去年一位外地老板在市场上买了一根紫檀木,让俺们给做一把明式椅子,卸

车的时候,俺师傅就发现送来的不是真的紫檀木,是假货,是俺师傅帮着外地老板找木材经销商进的货。

俺们现在做的都是名贵木材,连下脚料都得给客人保管好,等客人取货的时候一起带走,俺们干活规矩,订单都排到了下一年。

这一夜,俺爹没打俺,可俺爹也没走,就坐在供桌上一动也不动。

“爹,俺上面说的都是实话,要是有句假话,天打五雷轰。”

咣当,一声响。

“爹,明天一早俺把底板儿给换回来,俺再也不敢干这坏良心的事了。”

“爹啊!俺错了,俺知道错了。这套供桌的底板儿是俺换下来的,俺寻思着今年是你离开俺的第二十个年头,俺想着用这块板儿给您做个灵牌,儿想您啊!”

“等红木大集的时候,俺给您买块最好的紫檀木板,俺一定仔细地打磨,今年清明的时候俺把您请回来,让您看看咱现在的好日子。”

俺把灯点亮,抹了抹头上的汗,往墙角的供桌上看去,桌上空空荡荡,那块被偷换的底板儿直挺挺地躺在地上,是自己掉下来了。

### 杜向军

杜向军,廊坊市作协会员。曾获市级征文二等奖、全国法治小小说征文优秀奖,有作品发表于《廊坊日报》《廊坊文学》等报刊杂志。